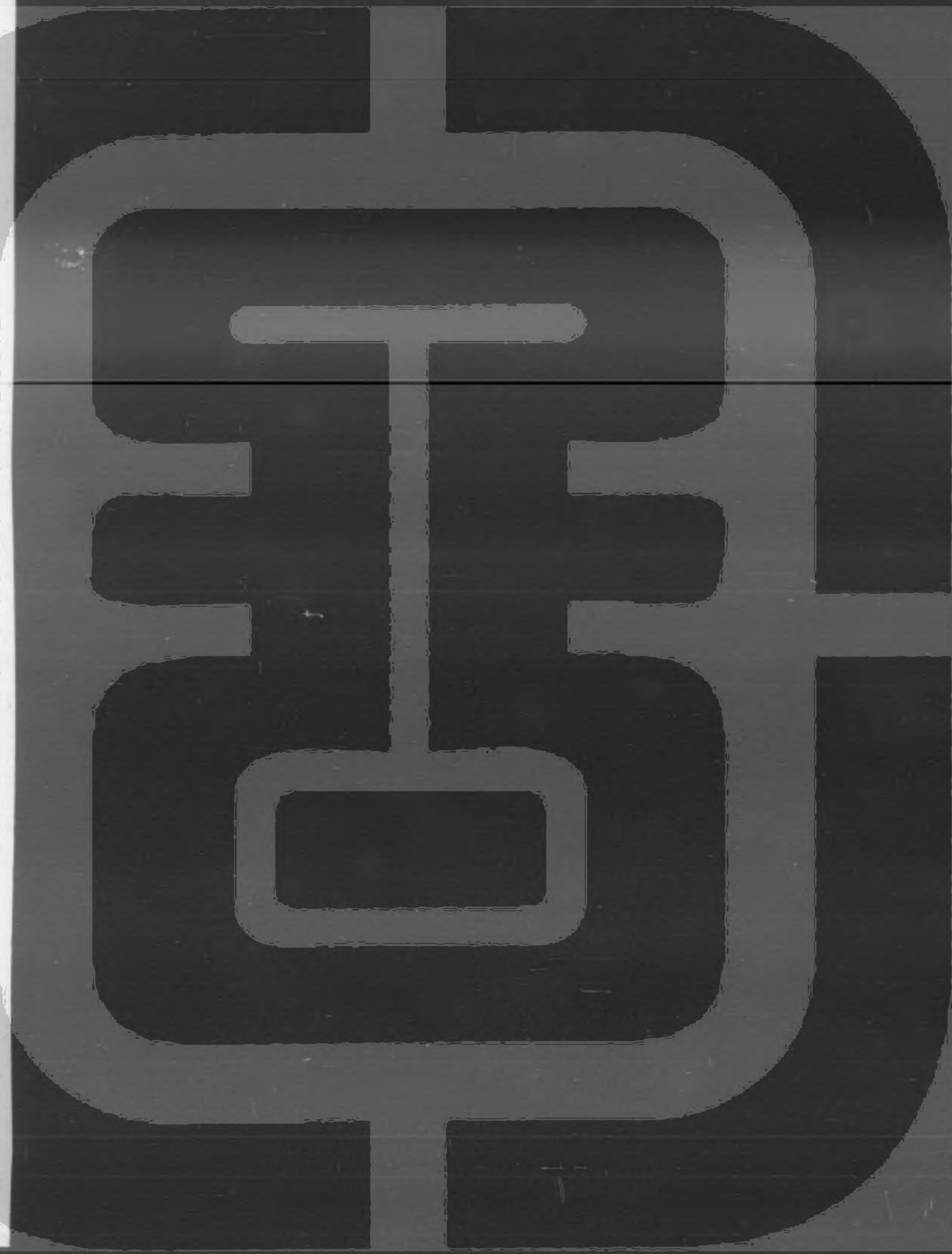


公是先生弟子記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剗刷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間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鍍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闕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鵬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鵬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坭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尙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平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臣等謹案公是弟子記宋劉敞撰其曰弟子記者蓋託言弟子之所記而文格古雅與敞所注春秋詞氣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以爲自記其問答之言當必有所據也公武又稱書中于王安石楊慥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書字以示褒貶然公武所說亦大概以意推之卽如王回一人論四岳薦鯀一條論聖人一條則書其名論泰伯一條論晉武公一條則書其字是于褒貶居何等乎且其書固多攻王氏新學而亦兼

寓鍼砭元祐諸賢之意故其言曰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又曰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又曰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真三者異趨同亂又曰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又曰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又曰無爲而治者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又曰夫賢者爲人所

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又曰君子
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
小人欲善而自欺又曰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
以釣大利者惟鉅孱也蓋是時三黨交訐而做獨
蕭然于門戶之外故其言和平如是至于稱老子
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辨孟子之人皆可以
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人發其說稍激則有
爲言之也其或謂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一條謂
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在焉安川道亦

豫杜後來狂禪之弊所見甚正徒以獨抱遺經澹
于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者罕相
稱述實則元豐熙寧之間卓然一醇儒也其書宋
時蜀中有刻板乾道十年豫章謝諤得本于劉文
濬付三衢江溥重刊淳熙元年趙不黯又于敞從
曾孫子和及子和從叔椿家得二舊本校正舛脫
就江本改刻十八頁補三百七十字此本卽從不
黯所刻抄出者未有諤浦不黯三跋證以永樂大
典所引一一符合知爲原書亦可謂罕觀之笈矣

啟墓誌及宋史本傳俱稱弟子記五卷讀書志則
 作一卷蓋南宋之初已病其繁碎合併為一今以
 篇頁稍多釐為四卷以酌其中又錢曾讀書敏求
 記載極沒要緊一卷注曰即劉原父弟子記也攷
 浙江所採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
 撰其文皆剽掇郭象莊子注語似出依託與此顯
 為二書今別存其目于道家類中庶真贗不相淆
 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王嘉曾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公是弟子記卷一

宋

劉

敞

撰

劉子曰四十而仕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不惑然後可以為士知命然後可以為大夫

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并總萬物不失其元者

一是也明德制義不失其方者禮是也禮者道之中也

教人以道云乎豈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

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今之所謂作者筆墨焉爾

簡牘焉爾

君子之謀也盡下而用其所長不以己奪人故曰功成而已矣事立而已矣衆人盡其慮而君子受其名

道之勢似迂闊道之文似詭偽道之情似剛狷勢無迂闊則鄙文無詭偽則野情無剛狷則蕩

舜作九招九招者九名也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天可順而不可恃也鬼神可敬而不可諂也

廟中其至矣百官備萬物具

案物一
本作事

不言而事行無爲

而功立

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春秋變魯之實也修己

以安人

治天下其猶作樂乎作樂者備八音八音不同物而同

聲同聲乃和治天下者進賢能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

治乃平是故樂之和一物不得主焉天下之平一賢不

能名焉

政莫美乎簡易何爲而可曰繁矣而後求簡焉難矣而

後求易焉簡之而簡者繁不可如何矣易之而易者難

不可如何矣

儒者之原仁義也樂工之本律呂也本律呂者衆而知

律呂者寡原仁義者衆而通仁義者寡律呂之所以亂淫聲亂之仁義之所以毀小道毀之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善治聲者擇乎律呂善治道者擇乎仁義

天下之道莫大乎學莫貴乎學夫學者匹夫也而居聖人之業可不謂大乎匹夫也而言王者之事可不謂貴乎

案以上二條一本誤連為一條

聖人辯必能窮萬物而不言智必能兼萬物而不為不言者有所止之不為者有所因之

君人議道有司守法君人議道故議道者君人之德也有司守法故守法者有司之器也

古所以治者當其分也古所以亂者違其分也當其分而勸違其分而競勸則事立競則怨作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德之至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樂也不淫其色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哀也無傷善之心此之謂也

古之教者言不足而徵徵不足而諭諭不足而類類不足而辯古之君子言而已矣辯其末也

天有常運也地有常勢也人有常性也物有常理也是故天地始者由今日知之萬世後者由今日知之雖有至愚之人而不疑于天不惑于地審必然也審必然則不可斂以辭不可斂以辭者衆人皆然而君子爲甚是故聖賢之事出于上古者雖甚遠必有以信之雖甚幽必有以明之雖甚繁必有以詔之雖其亂必有以治之書所以紀遠而書未必盡信也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盡聽也聽有理故信理者不惑于書聽理者不惑于言不惑于書可以爲師不惑于言可以爲友

漢武帝好馬而余吾渥洼爲之出馬葉公好龍而龍亦下之高宗好賢恭默思道夢帝資以良弼此皆可以謂篤好之矣

柱厲叔事莒敖公不見用而死其難曰吾以羞後世不知臣者狼睥黜于晉不肯爲亂而死國事亦以使上知也
不肖之君諱言死亡秦人不敢言死衰宋之主怒言白也

趙王殺其良將李牧而作山木之謳項羽旣敗悲歌慷慨

慨泣下沾衣李斯就戮東市嘻吁感動使彼早自警安
有此患哉

齊靈公淫于崔氏崔氏殺之將死曰請自刃于廟楚成
王求食熊蹯而死趙武靈王梁武帝探鳥穀而食胡亥
曰願為黔首皆不忍平居為善而希望須臾之生
楚靈王聞諸公子被殺自投車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商君設法殘民及死之日歎曰為法之敝一
至此乎使此兩人幸而免猶自以為行之是也楚莊王
曰吾以不祥道民則災及吾身

桀紂可與為善哀平不可與圖存非桀紂優也時勢失
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誓司徒司馬司空此
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為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下天子也以百乘為軍者一乘凡八十家家出一人
其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餘以為廝役扈養者
凡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故武王戎軍三百兩
則虎賁三百人

漢武帝初好兵事征伐故衛青霍去病李廣楊僕諸酷

吏皆爲用及後悔之封丞相爲富民侯而馭粟都尉趙
過平都令光更以務農重穀進天下亦翕然賴之此一
君之身終始相反如此而隨其取捨輒皆得人外則伸
威四夷內則安養百姓世豈乏士哉常患人主不求也
禮不以近人爲達樂不以易備爲樂事不以便用爲利
味不以爽口爲美行之似迂遠作之似疎拙居之似愚
朴安之似淡泊化民成俗俗旣已成偷僞者不能入
物謂之命生謂之性道謂之情情者聖人所貴也詩書
禮樂所由作也仁義忠信所由顯也五帝三王所以有

其人民也

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真
三者異趨同亂不可以爲王霸之民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顏回季康子問弟子好
學子曰顏回好之者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聖人之好學也

齊桓欲用管仲求之于魯魯施父曰不如殺之衛鞅爲
秦伐魏破魏帥魏安釐王曰吾悔不用公叔痤之言以
誅鞅也夫不忍克己爲德而謀害人之臣猶竊鈴掩耳

也智止于自欺而已

教民者禮樂爲急非謂三王之禮五帝之樂也時禮時樂禮諭其制樂諭其功百姓鼓之舞之而不敢叛焉教民以學爲將行之也試人以言爲將用之也是故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推鬼神虛無詭聽易視乘人以口如此者執而殺之

民難聚也而易散難安也而易危聚之有道安之有術

不出于人情而已矣

叔贛問曰尙書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春秋收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二者無異乎曰無異何謂無異也曰忘其過不忘其惡貶其惡無貶其過

仁義禮智信五者霸王之器也愛之而仁利之而義嚴之而禮謀之而智示之而信之謂霸仁不待愛義不待利禮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王王者率民以性者也霸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百年而立百年而備百年而裕百年而

衰百年而踣有過之矣霸者十年而立十年而備十年而裕十年而衰十年而踣有不及矣

率人以教人其政乃純率人以事神案此句人字一本訛作神其鬼

乃神政之不純教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教人過

于蔽事神過于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乎案此二句有脫

供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徵弗徵民弗信也必無則弗

畏弗畏民弗從也事神若疑故筮則弗非盟則弗叛禱

則壹齋則潔言則信令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先王奧則見主而誰職思亂

任天下之憂者相天下者也苦天下之重者君天下者也

也任天下之憂者非憂敗也言以己為天下法苦天下

之重者非實可苦也言富貴之非己伊尹非憂天下任

天下之憂者也故舉于畎畝而相湯舜禹非樂天下苦

天下之重者也故受天下禪也

古之君子為義于其學為功于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

避為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

為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

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魏絳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者誰歟曰若董安于屠羊說者是也

五經者五常也詩者溫厚仁之質也書者訓告信之紀也易者淵微智之表也春秋褒貶義之符也惟禮自名其道專也

利己者亡利民者霸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王君臨臣喪以桃菊先非古也周之末造也古者教民不倍死臣已死君不忍呼其名

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爲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爲臣士不以爲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

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可謂言過其實矣人之性善且有上有中有下于上也又有上焉于中也又有中焉于下也又有下焉九品也故上者聖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聖而爲仁不及乎君子

而爲善不及乎有常而爲齊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不同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爲堯舜猶堯舜不可爲人也壽莫如召公不能至乎聖而止天莫如顏子亦不能至乎聖而止使召公而天使顏子而壽其材亦若是而止矣此性之不可過也人何可爲堯舜哉故開難到之期者人不能信也人不能信者學不能益也

古之教者詩書禮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樂自此沒矣禮者德行之本也詩者言語之本也書者文學之本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此四本者君子之所盡心也

聚無功之人者乏百姓之食也地不加闢而賦粟倍民不益進而廩餼廣貧則不能富也流則不能止也殍則不能救也此率人而使食人也人相食則不祥莫大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曾子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施之己曰忠施之人曰恕

聖人之功與人同也聖人之德與人同也聖人之性不可及也聖人之功不過治人聖人之德不過治身聖人之性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惡可及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故舉功德以言聖人者其由不

知聖人者也

有材而不知道材非其材也有功而不知道功非其功也

古者祭蓋必有配配必有尸尸者人道也非祭人則無尸

天子七廟二王後六廟諸侯五廟孤卿四廟大夫三廟上士二廟官師一廟故生異宮者祭異廟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如何斯可謂之無爲矣曰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

正朔無所改制度無所變教令無所易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者承極敝之後者則新之改正朔以新其時也異徽號服色以新其目也殊聲音律呂之變以新其耳也一制度法令以新其俗也非所謂無爲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不王不禘非諸侯不祫祫及其壇墠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及其夾室

廟有二昭漢之失禮也古者一昭一穆

非學之難知所學之難也非所學之難知道之難也非知道之難知道之難也知所學者亦鮮矣知道者吾未之見也譬知道者其猶止水乎止水能盡物之形此之謂一以貫之

商賈有千百之利則勤農夫有終歲之食則勉是其樂之者也爲道者亦然苟得其樂終身不厭苟爲不得終身愁苦亦勤之而已矣如商賈之謀富農夫之望歲安有不及哉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今之爲學者多若此勿爲名則名隨之勿爲利則利隨之故學者

去名利之心而已矣

德之親民甚于子孫子孫天性也服有時而殺廟有時而遷至于德或累十世民悲思享嘗之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年
賓之初筵飲酒之禮也古者非祭祀不飲酒不至于醉書曰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秦之亡不亦宜乎多爲利者大夫則君之婦人則客之以是教其民焉民是以共利之爲政者慎所以導民導民于善其報亦善導民于惡其報亦惡詩曰爾之教矣

民胥效矣

莫之爲仁者而謂之不可爲猶莫之行而忌遠也熊蹯之美不食則不知其美知熊蹯之美者必其食之者也先王之禮其猶熊蹯乎

庶子爲後爲其母不敢貳尊者也庶祖母之喪三年非禮也吾未之聞也

聖人之治天下結之不以恩惠威之不以刑罰不爲而治者民自治也一曰宗族二曰師友三曰賓客四曰祭祀五曰喪紀

所謂命者道而已矣生死貴賤貧富道之制也君子以爲命所謂天者人而已矣人歸之則爲諸侯諸侯歸之則爲天子人之制也非己制也君子以爲天知道者其知命也知人者其知天也

孫不後祖故有嫡子無嫡孫嫡孫者繼嫡子者也爲嫡子三年爲嫡孫其祖不以孫爲後也祖不以孫爲後孫亦不收後祖也然則孰後後嫡子嫡子死有子則廟廟則以昭穆治之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以昭穆治也孫後祖者惟始封君及始爲大夫之嫡子前死者子未爲

後其孫代之于是乎為祖三年後者後宗廟也庶子不為長子三年言不為後也禮曰祖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之謂也

公是弟子記卷一

公是弟子記卷二

宋

劉

敞

撰

或問曰太公治齊尊賢而尚能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若是乎聖賢之無益于治亂之數也曰否此非聖賢之語也致功兼并者文其過之言爾齊不用太公之法故齊奪魯不用周公之政故魯弱尊賢尚能非所以啓篡也尊親親非所以致弱也齊桓公修太公之法而霸天下魯僖公修周公之政詩人頌之以比三王惡在其無益

于治亂也

或曰人有言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伯禽封于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喟然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則歸之信有諸乎曰否此非周公之語致功兼并者欲速之言耳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未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保此所以爲達也三年之爲亟矣齊先魯亡何魯

之北面哉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

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勞苦曰是何足以及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叫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大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者奉之爾父母之仇不與其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與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

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哉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鏘鏘道上不失度下不失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己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或曰仁者壽顏淵何以不壽曰死生命也非人之所益然則仁者壽非君子之言乎曰固君子之言也所謂壽者言無以增其年而已矣通是道者內自得于心雖殤子猶彭祖也有言彭祖而非壽者乎請問知者樂曰通是道者內則得于心雖窮居猶南面也烏有南面而非

樂者乎請問仁智動靜曰誠而明之靜也明而誠之動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遷怒不貳過

本誤分孔子曰以下另為一條

案此條一

君子之事君也諫不用則去諫不用而去者道也先其未亂也見亂而去是逃也死之可也

君子之不去其君也不忍也何不忍也曰不忍其君之無與為善曰庶幾乎若此哉故不聽則諫不已其有利之之心焉是貪也非不忍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

事主忠言語主信

君子之不言利也惡其號也曰利于己不可言也利于國利于天下不言不亦病乎曰天子之有天下猶諸侯之有國諸侯之有國猶大夫之有家大夫之有家猶庶人之有室大者治大小者治小云爾非異物也利之天下則謂之公利之家則謂之私利之國則謂之廉利之室則謂之貪是亦不知類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上之所貴而下爲之則善事上也上之所貴而下不爲之則不善事上也欲治民而責其善事上非也責其不

善事上而惡其效已于利難矣如惡之也則莫若不言利

君以人爲天人以君爲天天以人爲天人之所歸號之曰天與之人之所去號之曰天奪之非君以人爲天歟君安之則安富之則富生之則生生死之則死非人以君爲天歟世治人曰天也世亂人曰天也天非實治之也天非實亂之也有曰治有曰亂者非天以人爲天歟君子畏幽則小人畏明君子畏明則小人其無畏矣詩云僭不畏明

性者受之天也道者受之人也受之天者已雖欲易之不能易也受之人者人雖欲易之不能易也魚不可使去淵鳥不可使去林天也出處語默隱顯之不齊人也有所受之矣

言而無當猶漏卮也形具而已矣

聖人無可無不可賢人有可有不可衆人適可適不可聖人曰懷之賢人曰擇之衆人曰所遇而已矣

誠于中者其受言也不惑不惑然後知言知言然後知人

權所以濟義也非義無所用權爲義者聽民民之所徇因以濟之堯舜禪湯武伐義也

人君誠有畏天之心雖有災害不殘及其無畏天之心雖無災害殘矣人君誠有恤民之心雖有災害不畔及其無恤民之心雖無災害離矣故天之所享誠也民之所保誠也誠之至不言而喻不施而惠不禱祠而福是以人道貴忠也

三王肉辟有諸曰有之不已慘乎曰秦漢則慘三王則否井田以均之鄉黨以安之學校以教之示之以禮動

之以義患之以仁奇表之行無自習焉荒鄙之聲無自聞焉淫佻之色無自見焉上下察矣遠邇一矣然而附于辟者衆所棄也奚其慘非聖王不能用肉刑秦漢之用肉刑暴矣慘其末乎漢文之革不亦宜乎
人胥知行之由足不知行之由目人胥知視之由目不知視之由心人胥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異類而同義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則瞽者曷爲有所不行也如使人之視者莫如目也則念者曷爲有所不見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則不義之食曷爲有所

不生也生之依道視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理之自然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則外其生于道矣夫外其生于道者生而不以道者也生而不以道者猶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
臨大事而不懼守大節而不可奪詖言不入僞言不出其惟知道者乎

君子貴曲能有誠曲能有誠者藝之上也而況直而誠之誠而明之者乎
梓慶削木爲鐻不敢以毀譽觸其心不敢以爵賞撓其

慮七日錄成而若神梓慶可謂知用巧矣有爲者亦然
今之懷道者假譽于仁邀賞于義故弗成也器而弗成
猶毀瓦也
事求可功求成何如曰不可事求法功求義法而不可
者有矣義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法而可者也未有不
義而成者也

君子之道不出于中中者所以并容也賢者守焉不肖
者勉焉并容所以爲大也決絕之行君子不爲
舜在深山之中伊尹耕有莘之野說築傅巖之野亦憂

天下乎曰不憂也奚爲不憂賢者之生于世也世亂固
坐而視之乎曰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大夫憂其政
士憂其職庶人憂其業天下已定矣非其憂而憂之亂
也天下固亂而又亂之是以使天下多事也詩云職思
其憂君子豈無所憂哉亦思其職而已矣或問舜伊尹
傅說之職曰舜職其孝伊尹職其耕說職其築
或問孔席不煖有諸曰有之奚其皇皇也曰聖人以其
皇皇爲道衆人以其皇皇爲利或曰爲道固皇皇乎曰
迎之致敬則就之言不行諫不用則去之不皇皇何爲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往孔子不惡其畔歟曰惡之惡之曷爲往也曰人之于仁也無必不爲其于不仁也亦無必爲知賢而召之也非知仁歟知仁也不足與爲善歟知仁且爲善畔可使復合危可使復安亂可使復平亦何爲不往哉

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使傳說死于胥靡末如名之何矣亦疾之乎曰君子之名有不幸而不稱無幸而稱小人之名有幸而不稱無不幸而稱其疾之也在己其稱之也在人君子能知其必疾也而不能知其必稱

也奚疾之哉

或問誠曰誠者成也成物者也不成物非誠也何謂物曰君子則德小人則事德莫若修事莫若敏二者其誠乎

揚子雲曰賢者爲人所不能爲揚子亦安知禮哉夫賢者爲人所不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

或問君子矯乎曰惟君子爲能矯君子之矯以爲義也小人之矯以爲利也君子窮而益堅小人達而亦僞富而無以爲道也則辭富貴而無以爲道也則辭貴生

而無以爲道則舍生惟仁者能之
或問伊尹比乎妹喜以滅夏膠鬲比乎妲己以滅商有
諸曰否此非智者之言也桀爲無道嬖妹喜而殺其良
臣棄先世之典而絕百姓之命百姓弗堪伊尹爲是相
湯以滅夏放桀于南巢紂爲無道嬖妲己妲己之所悅
而爵之所惡而殘之殺比干以遂其怒百姓弗能忍武
王爲是伐紂而殺之當是時膠鬲諫而不入使之問師
期期後武王趨而救之猶紂臣也吾聞得天下者得其
民心者也有天下者不利天下者也如湯武因人之嬖

以取其國是利之也何以爲湯武鄭穆公將伐胡則妻
之句踐有吳之怨入西子焉夫構人于禍而後殘之陷
人于危而後幸之此不仁者之所爲也而謂湯武爲之
乎

太上無文其次有而不恃其次恃之而治其次治之而
不足恃
君子有四擇擇術然後學之擇師然後傳之擇交然後
親之擇君然後事之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
患也

施而不報者吾未之見也廟堂之上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酢民猶以爲薄故君不可以弗厚施也

治國家天下者去利之心而已矣國君過市有罰夫人過市有罰命夫命婦過市有罰徒過之而已矣猶曰不可況親利之者乎

禁過于微則人樂遷善防患于小則患遠矣或曰禮齒路馬有誅以足蹴路馬芻有誅不已亟乎曰是所謂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巖君之心則

無爲貴禮矣

成民而後使之則無怨民教民而後用之則無失人

犬馬之勞不可棄也厚之至也

禮也者大爲之爲其小也遠爲之爲其近也厚爲之爲其薄也深爲之爲其淺也謹爲之爲其怠也此之爲禮之情知禮之情者所以作禮也

過而能知知而能改上也過而不知知而能改次也既不能知又不能改下也

衡平也故準之繩直也故度之鏡明也故監之君子成

德以待物至也輕重出焉曲直決焉醜好分焉誰能破之哉

委巷之禮小人悅之君子恥行焉先王之禮君子悅之小人恥行焉詩云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行不由先王之禮猶醉也惟君子能忍是恥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吾乃今知禮之爲貴也用于未亂而不用子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則揖遜爲之詬矣

學所以爲己也推而及人仕所以爲人也推而及己推而及人故不以人害己推而及己故不以己害人君子之得其時者將以行其道也道不行猶爲不得時也叔孫通制漢禮得其時矣君子恥之者以道不得行也

或曰子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若其不善也亦無改乎曰否改其惡無改其道謂之道矣若之何改之三年不改焉雖終身不改矣

信善者毀譽不能惑也毀譽不能惑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貧富不能易也貧富不能易也則信善已乎曰未

也貴賤不能動也貴賤不能動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
生死不能誘生死不能誘則幾于至矣雖至乎至者蔑
以加矣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聖人固能與
人壽若此乎曰否不然也昔者武王既克商有疾諸大
夫懼請穆卜于先君周公于是為壇請命于文王卜之
以三王之龜而吉書曰王翼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
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聖人不能以其壽
與人也

士可使見義不可使見利民可使見德不可使見刑

齊無知弑襄公孟陽死于牀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崔氏

弑莊公莊公臣死者十人晏子端委立于門外莫之死

亦莫之亡

四民異業而莫不相悅者職分均也

案莫不相悅一本作莫相悅

制度不定雖殫天下之富其求不給

富貴不可矜也富貴而攻之者眾以其可矜譬如明珠

潛于千仞之淵没人取之

莫善乎性人之學求盡其性也學而不能盡其性有之

矣未有不學而能盡其性者也

性猶弓也學猶力也雖有千鈞之弓引之弗滿弗能貫

也豈弓力為有不足哉所以用之者不足也

上之治下職也下之事上亦職也上不能治下則昏下

不能事上則亂亂則喪身昏則喪位其事一也

孔子之教人也猶量也豆區釜鍾因其能容放乎足而

止

五帝之治翼翼如也三王之治兢兢如也危國者必自

暇亡國者必自佚詩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違禍如水火猶有及焉去辱如溝隍猶有隕焉不早辨

故也無日不違無日不去則何悔吝之有詩云不敢暴

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近而他遠也

世有道則其民質其士貴其鬼神世無道則其民巧其

士賤其鬼不神

舜之受天下也禮辭禹之受天下也固辭益之受天下

也終辭非苟降殺也時也聖人從時

進莫若讓勇莫若義貴莫若仁富莫若廉

民可刑也而不可辱可懼也而不可怒可親也而不可

怨

或問公孫弘見寬以儒術飾吏事何如曰巧矣不有毀也其能飾乎或曰與其莫用飾不亦近乎曰君子遠之為道小人近之為利苟可飾也奚往而非義也為義而飾民進于偽偽實害德百度昏矣其有不佻乎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非德之順而心是制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民之情也凌上其性也好德

禘帝也不王不禘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皆帝也諸侯

不敢祖天子不敢祖天子則亦不敢禘故魯之禘非禮也

公是弟子記卷二

公是弟子記卷三

宋

劉

敞

撰

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
 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
 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
 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于
 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惟其德也然後民
 退而修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惟其長也然
 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惟其

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惟鄉飲酒乎
非聖主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長世
善于義之爲善也雖不利于己天下善之己亦善之而善安有不勸乎惡于義之爲惡也雖利于己天下惡之己亦惡之而惡安有不懼乎
安民也世祀也養己也君之不同也安民者無危世祀則有死矣養己者亦未之常存
不以仁而爲之不以不仁而不爲上也以仁而爲之以

不仁而不爲次也不知仁而爲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爲不仁下也不以仁而爲之不以不仁而不爲者性也未始入于非以仁而爲之以不仁而不爲者智也畏乎不仁不知仁而爲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爲不仁者出入也有幸矣不知仁而爲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爲不知不仁而不爲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爲之不知仁而不爲亦有知仁而不爲不知不仁而爲之亦有知不仁而爲之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聖人之性以惡言聖人之道以僞惡亂性僞害道荀子之言

不可為治揚子劇秦美新畏禍投閣苟悅其生而不顧
 義湯有夏臺文王有羨里周公奔楚仲尼畏于匡非其
 義貴之不受非其罪虐之不辭為畏而投與刑而死同
 為投而死與刑而誅異揚子之道不可以教韓子言聖
 賢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耳司聞而目司見
 身然後安聖賢汲汲憂天下之憂明其義曰孔席不暇
 煖墨突不得黔數進不恥數退不怒不得出貴人之門
 為懼使天下學者矜于功名進于勢利墨道也古者士
 修其身鄉里不知朋友恥之朝廷不用有司恥之君子

之行不由于人之所可賤是故不聘之女祭祀不為主
 不聘之士朝廷不為用韓子不知道可為具臣不可為
 大臣

物莫靈于鑑靈一作鄰其守也一其應也博其居也以平

以平為道者也

春秋之誅也先意而後事其賞也先事而後意有其善
 無其功君子不賞也賞之弗信有其惡無其志君子不
 誅也誅之不服先意而後事是以刑不濫先事而後意
 是以賞不僭刑不濫賞不僭王道之盛也

天之道有常人之道無常無常所以應有常也天之道無爲人之道有爲有爲所以應無爲也天之道不言人之道有言有言所以應不言也天之道無形人之道有形有形所以應無形也天之于人相反也其相反猶相徇也故聖人默而成之既已有爲矣而謂之無爲既已有言矣而謂之無言既已有形矣而謂之無形是莊老也非正名實之言也

劉子謂楊異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異于樂也然而知鼓舞鏗鏘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折旋俯仰吾

不知其異于禮也然而知折旋俯仰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簡牘筆墨吾不知其異于道也然而知簡牘筆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俗之儒也故君子務本

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晉人殺靈公董狐書之曰趙盾弑君趙盾曰嗚呼天乎盾豈弑君者乎董狐曰趙穿弑君而子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誰仲尼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故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曰然則春秋何以諱國惡春秋不足法乎曰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有罪焉故春秋至

矣史不足以當之
問瞽者之色白曰皎然黑曰黯然青曰蒼然丹曰赫然
黃曰煜然問之其別不知也問聾者之音宮曰温以厚
商曰廣以廉角曰和以愉徵曰清以辨羽曰堅以微問
之其次不知也問衆入之道仁曰博愛義曰禁非禮曰
卑遜智曰通物信曰不欺問之其用不知也然則瞽者
能得五色之名聾者能得五音之名衆人能得五常之
名水足貴也貴道者貴其施之而不悖理之而皆得言
之而不惑也非貴知其名也

臨尸而不作則可以爲孝子矣

天子之玉全上公雁侯伯瓚子男將貴者取純焉賤者
取駮焉大學亦猶是矣全而純者玉也次雁也次瓚也
次將也石爲下

或問資于事父以事君君之使臣猶父之使子父之使
子雖辱不辭雖勞不怨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然
則詩人怨乎劉子曰父子性也君臣義也父子內也君
臣外也詩人之怨有使之然也故事親有慕而無怨事
君有怨而無懟

聖人行而當理非求當也自當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自中也

或問吳充曰衛輒拒父則逆親不拒則廢命為衛輒宜奈何吳充曰合國人而聽之楊緯以吳充之言問劉子

劉子曰否以謂聽于國人則公矣國人君臣也崩贖父子也君臣主義父子主親義無廢命親無絕屬與國人

慮兄弟君天下不為也若之何與國人慮其親哉案哉一本

此作且衛有君矣國人不忘其君輒忘其親乎堯有天

下讓之舜舜有天下讓之禹堯舜之有天下也非無所

命之也已而遷焉天下有非之者哉

或問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父子天性也孟子可謂知舜

矣

志近者聞遠則悲志小者見大則疑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逢不善之謂也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惡知道者不可動以富貴知命者

不可貳以生死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知其非問財利也然而曰王何必曰利者利不可爲號也齊威王問好樂孟子知其非好先王之樂也然而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庶幾者樂可以爲名也故號之不可傳者去之名之不可教者正之故兼愛爲我絕學棄智之說君子弗聽

或曰臧堅勇乎廉矣劉子曰是安得爲勇且廉哉彼喪其衆而不死惑也恥一言而死之忿也且堅者惑忘其死忿忘其生者也勇者忘其死乎廉者忘其生乎或曰儒者無益于勝敗之數秦漢之勢原憲季次無益

也曰然儒者無益于勝敗之數勝敗故不及儒者之治矣

願大而不志于仁亂也好勝而不志于禮賊也

行斯政也使天下之人服是王者之政矣出斯言也使天下之學者悅是聖人之言矣故王者之政服人心而聖人之言悅人性政莫大于得人心得人心者非夫得衆人之心得賢者之心也民之于賢也其動以爲法其言以爲教故賢者所就就之所去去之國未有不以是而存亡者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自古莫

盛焉武王之有天下朝諸侯猶反掌也此之謂得人心
自信也故能使人信己自愛也然後可以愛人不自信
雖欲教人不行不自愛雖欲愛人僞矣

或問克己復禮曰賢者就之不肖者勉之克己矣然則
是仁矣乎曰純則仁駿則否一日克己復禮而求仁焉
天下孰能歸之

不仁者有三殆富則見怨貴則見嫉有功則見疑三者
非人予也自予也

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何謂也

曰無爲而已矣天無爲四時行焉地無爲百貨出焉君
無爲百官治焉何爲哉

爵可貴也財可富也賞可勸也罰可威也中人也君子
貴不待爵而重矣富不待財而厚矣善不待賞而勸矣
過不待罰而沮矣然而貴貴焉富富焉賞賞焉罰罰焉
中人之法也若夫貴富賞罰則非君子之事也

苟可貴也則可賤也苟可富也則可貧也君子貴乎非
貴賤乎非賤富乎非富貧乎非貧者也其動中禮其靜
中仁斯已矣

貴不爲賤也貴有道富不爲貧也富有禮是王者之臣也貴且爲賤也術得行焉富且爲貧也政得治焉是霸者之臣也貴爲賤而已富爲貧而已是敝國之臣必禍之勢也

聖人有所不言而無不知也賢人有所不言而亦有所不知衆人有所不知而無不言也善不善不言而無不恥而不恥愚也非所恥而恥惑也

有仁心而不施之政焉民不信也有仁政而不施之法焉後世弗徇也故君子有其心必見于其政有其政必

著于其法

或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祥莫大焉瞽瞍以殺舜爲事象從而謀之帝曾弗能禁乎劉子曰禁則誅誅則傷孝子之心聞屈子以伸父矣未聞屈父以伸子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聖人受命于天賢人受命于聖人故聖人之命亦天命也子事親臣事君出于聖人者也是以問聖人者問其所爲母問其所以爲問其所知母問其必不可知子路是矣子路問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故聖人有所不言也賢者有所不問也
 聖人所不言而言之雖辯弗聽賢者所不問而問之雖
 精弗復聞事出千古人言此法以問與人亦明其
 名者所爭也過者所匿也君子晦其名而眾不得蓋焉
 明其過而世不得非焉

或問仁人曰仁人者死生無變乎己而況于富貴貧賤
 乎或曰若是則莊老何足異曰莊老也過仁人過乎哉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案此條一本誤分孔子曰以下另為一條

或曰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劉子曰春夏秋冬別于天
 者也是以為時金木水火別于地者也是以為用使天
 不時地不用則無以知其大矣所謂道者固仁義禮智
 之名也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

人無為不祥也而後受其祥所謂不祥者少陵長不祥
 也賤干貴不祥也愚蔽賢不祥也強駕弱不祥也少陵
 長長亦或陵之賤干貴貴亦或干之愚蔽賢賢亦或蔽
 之強駕弱弱亦或駕之其類還至也今有變怪之物鬼
 神之事至于此則人必以謂不祥且有禍矣至于身不

祥則莫之能察者不亦惑哉不報且亦無矣至世不
世之命仁也則愛而已矣奚足為有所謂變而不若其
不愛奚以為仁哉仁者人也今指人之一體而言人可
乎知一體之為人不知人之非一體也何以異于知愛
之為仁而不知仁之非愛也孔子罕言仁曰曷為其罕
言也曰不足言也其不足言何也仁者安之也非強之
也知夫安之也何言哉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

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

其道誠以為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為當也
暫而言道必得輕焉強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
可以為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

恃賞罰而為國不若其遺賞罰而不恃也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苟為厚于義而薄于利賞罰無所用矣夫賞也
者賢者所薄也不得已而居之罰也者小人所薄也不
得已而用之

劉子曰天地之神也待人而成功而況乎人之不及天
地乎

遠于利可謂士矣遠于利篤于學可謂士君子矣遠于利篤于學成于禮可謂仁者矣人之性善而自以爲惡人之情正而自以爲邪非情無性非性無善性之與情猶神之與形乎今夫盲者不能別五色聾者不能昭五聲非無聰明也形不使也人之所以去善而爲不善者亦若此矣豈性不善哉情不使也因之謂性惡矣是亦謂耳目非善也夫盲者不夢盲而夢明俄然覺則盲矣聾者不夢聾而夢聰俄然覺則聾矣然則聰明非不存也物有蔽焉耳人之困于情亦猶是也

猶是也

或曰治國以刑名猶愈乎已劉子曰然天下大治則無所用刑上下分定則無所用名刑名者亂之資也小亂則解大亂則駭雖有刑名亦不得施矣夫懷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迨其敝而後刑名繼之變未窮也

劉子曰道之所以不明者三智者損之以就功賢者文之以便己學者析之以遂名故道之所以不明者三非小人不肖之過也凡在賢智而已矣古之爲道者大而不損致而不文玩而不析

有仕爲天下者有仕爲國者有仕爲家者仕爲天下者德合則見不合則隱仕爲國者雖德未合有禮則留無禮則行仕爲家者不謀人之軍不議人之國寵則辭之危則避之是皆君子之義也任輕而憂重勢疎而慮密其惟好亂之人乎

劉子曰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者恥也希俗而爲功者恥也飾義而爲名者恥也

劉子曰道諛有三飾人之意謂之鄉原伺人之色謂之籛條服人之言謂之戚施士不修其方而游富貴者皆

鄉原籛條戚施之類也

鸛鳩鳥之巧者也而常以其巢覆其宗鸛鳩之巧至于害而已矣夫智不知擇安危之處而美其宮室則亦奚以異鸛鳩之巧哉

劉子曰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有形必有情情有形之動也

劉子曰凡學志爲本道次之文次之無其志爲其道不立無其道爲其文不傳

或問明哲劉子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

劉子曰郊以歲始蜡以歲終終始之義也三代共之

劉子曰爲君有患患不知人不患無臣爲臣有患患不能治身不患不能治民故君必不知人然後無臣臣必不能治身然後不能治民知人有道也無以名妨實治身有道也無以遠謀近人自爲正而國治耳

劉子曰深于易者吉凶不待占矣此之謂知微

劉子曰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殺紂尹伊放太甲周公攝成王權也聖人仁人無所不用權惟聖人仁人然後可以用權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廢事君雖弗誅則犬豕畜之媚而廢節君雖弗誅則倡優畜之妬而廢能君雖弗誅則婢妾畜之巧而僥倖君雖弗誅則寇竊畜之此四者非君予其名也自予之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也曰利非所以爲號也命非所以明教也仁非所以常道也利爲號必失所以利命明教必惑所以教仁常道必輕所以道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案以上二條一本誤連爲一條

功名之說立則道德微古之君子以道事上以德畜下勝國而非謀也富國而非利也齊衆而非刑也克敵而非力也凡在道德是故奇變之巧矯僞之行君不以賞于朝士不以教于國史不以書于冊君使臣報也臣事君報也君人報其德臣人報其食報也者報其直者也直者天下之公也薄施而厚報之君子不爲工尹商陽是也厚施而薄報之君子不可豫讓是也

射者勝而飲慶也下而飲罰也于飲酒而有恥焉故刑可以不用也

禮者幣之質也自我往者緣其質以出其文自外來者緣其文以觀其質

聖人之所言吾有不達而無有非聖人之所爲吾有不
知而無有疑聖人受命于天賢者受命于聖

公是弟子記卷三

以四海為家聖人受命于天資者受命于聖
聖人之德言行皆不虛而無非聖人之德言行亦
無非文以顯其德也

公是弟子記卷四

宋

劉

敞

撰

王回問曰堯命治水四岳薦鯀堯曰方命圮族然猶試
之九年若是乎聖人之不愛民也劉子曰否奚謂此哉
堯將以盡民心者也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當是之
時民猶倒懸也能釋是懸者曰之望之猶父母也自四
岳九牧天下之人以鯀為能釋之然而堯不用則是奪
之父母也奪之父母而水不治天下之怨非堯尚誰哉
聖人之政也務盡于民心而不以獨智知不使己負疑

于天下爲天下而非己也故賞而天下莫不從罰而天下莫不服愛民之至孰大于是

劉子曰聖人神也神也者不見而形不言而知不行而速者也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及乎劉子曰否其可及也者皆可及也其不可及也者則不可及已聖人之言有不可以智知聖人之爲有不可以理推是皆天也獨聖人知天命之可以然可以不然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知乎劉子曰否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不可知也者則不可知也已矣其神也其天也吾不知其可知而

知其不可知矣王回曰子之言聖人也太尊劉子曰然衆人之言聖人也太卑人有言曰琢圭玉可以爲日月之明子必不信也琢圭玉可以爲日月之形子必信之矣然則以圭玉爲日月之明雖良工止焉以圭玉爲日月之形雖拙工勉矣將卑日月以止良工乎高日月以勉拙工乎

王安石曰性者太極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于太極而後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極也情生于性而後有善惡善惡非所以言性也謂性善惡者妄也劉子曰王子

之言其謂人無性焉可已夫太極者氣之先而無物之物者也人之性亦無物之物乎聖人之言人性也固以有之爲言豈無之爲言乎是亂名者也王子曰人之性無善惡之稱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則聖人無所言性可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不以物爲無性性爲無善而以性爲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無性性也而無善則乾尚何化而化尚何正之有夫言性而明其無性者不足以明性而固惑于有性者也說何以免此王子曰情生于性而有善惡焉善惡乃非性也往

應之曰雛生于卵而有雌雄然則雌雄生于卵之前乎生于雛之後乎雌雄生于卵卵雖無雌雄之辨不可謂卵無雌雄也善生于性性雖未有善之動豈可謂性無善哉彼卵而無雌雄性乃可以無善矣

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誠弑之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

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書曰議事以制此之謂也或曰契生于娥簡狄后稷生于姜嫄詩人以爲天命之何也曰王者之興固然不已怪且神乎古之有是多矣惟不以怪而以爲理是以聖人存之可得聞乎曰王者之興也其符絕人其德絕人其功絕人三者參而王有其德無其符無其功不能以王仲尼是也有其德有其功無其符不能以王夏之益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

有其符有其德有其功然後王夏商周漢皆是也故曰配天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于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深甫曰泰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劉子曰惟至德

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雖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推己之所能有而與人者非其有而居之謂之盜非其有而予之謂之佻劉子曰教者所以明民也明民者其猶迷之有表乎一則得多則惑天下之表亦衆矣欲民之無惑難矣劉子曰道廢則士之爲私議者衆而後有楊墨政亂則民之圖非福者衆而後有佛老庶之富之教之節之事非其方者恥之子思不去其親臣思不去其君天下安有不治乎

人之議所親也則欺所賢也則回所貴也則隨欺者私也回者疑也隨者畏也君子雖私不欺雖疑不回雖畏不隨故父兄之私諱而已矣聖賢之疑辨而已矣君士之畏直而已矣

學不能至于自足者好爲人師道不能至于自得者急言天下之憂士未可言而言者及其可言也或不言矣未可憂而憂者及其可憂也或不憂矣有利之心存焉君子不由也人自以爲忠者衆而明于忠者寡人自以爲仁者衆而

至于仁者寡忠者以厚得之用力為下仁者以靜得之
愛利為下

君子有過而無罪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朋友之交
也骨肉之愛也君子過于厚不過于薄觀其過可以知
仁矣

劉子曰天地之運一動一靜四時寒暑一進一退萬物
一生一死一廢一起帝王之功一盛一衰祚異變化一
出一沒此皆理之自然者也惟聖人窮于理理者微而
著隱而顯者也猶羿之射也在百步之外而不失秋毫

射之理先盡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敢問其不可得聞何也曰神神也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萬物之性未嘗同而聖人盡之
剛柔也遲速也淺深也明晦也燥濕也應而不窮者也
物固未嘗無性而性未必善也人之性善矣而未必能
自知也學者能自知矣而未必能盡己也君子能盡己
矣而未必能盡人也人之與人其類同仁人能盡人矣
而未必能盡物也故可以聞者言也不可以聞者其所

以言也。永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爲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母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惟欲道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

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劉子曰：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君子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也，小人欲善而自欺也。其斯所以異乎？雖桀紂未嘗不自多以無過未嘗不好人之謂己善也。吾以是驗之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所以異者微耳。楊朱哭衢塗曰：此夫失一舉足而差以千里者歟。此之謂也。

永叔曰：老子貴無爲，然則極老子之無爲，且將大不爲。

國小不爲家開口而哺仰人而食安坐徒處而已矣劉子曰非也貴無爲者以其可以無不爲也無不爲者惟無爲獨也此聖王之道仁人之守非老子之蔽知老子之蔽者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棄禮號不可以教者也老子爲柱下史矣未嘗以無爲廢其職然則無爲非所以廢職也舜耕而化陶而化漁而化賈而化知夫無爲也故能屢化不知夫無爲也躡于物久矣

劉子曰道莫大乎仁仁莫要乎一一者無不貫也無不載也一在內萬在外一之至貴賤貧富壽天生死不見其異焉進退取舍動靜語默不見其二焉事有制者也禮有節者也言有物者也所以事者不出于制所以禮者不出于節所以言者不出于物乘夫無心以遊無欲大矣

承叔曰何以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劉子曰復者靜靜者天地之性也知靜者非靜之至也動而反于靜也性靜者靜之至也未嘗知靜而爲萬物應故曰天地之心也承叔曰人之生也一生一死一覺一寐生動也而死靜覺動也而寐靜所謂靜爲復者然則天地之心死且

寐也人之復死且寐歟劉子曰非此之謂也復靜者言
得一也得一者純粹積于胷中與物變化而不以外傷
內者而非死且寐之謂也有人于此耳目聲色猶衆人
也形體動作猶衆人也然而未嘗以外傷內未嘗以內
隨外可以謂之動乎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可知也
或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敢
問召公之不悅何也曰疑其疑何也曰以周公爲不可
復三公之列夫旣嘗南面而聽天下矣復子明辟又留
而不去潔于節者不爲夫周公之意以文武之道未之

能大備備之者已而已矣是以北面就諸臣之位躬躬
如畏然攝天子之位而不自以爲泰反以三公處而不
自以爲少死則葬于成周聖人之忠也然則召公不知
周公歟曰否召公相成王卜宅于洛率諸侯以幣見皆
再拜稽首曰旅王若公曷爲其不知周公也夫聖人神
矣必有疑而後辨辨而後喻者非召公不足以動百姓
之疑而喻其義則其疑也乃所以辨也其不悅乃所以
歡也君子之爲衆人固不知
劉子曰無強重任強重任非其力必廢其任無歆重名

歆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
劉子曰山林之士重生市井之庸輕生役于名者勞生
得于德者安生安生者家之謂孝子也國之謂忠臣也
戰之謂勇士也教之謂賢師也學之謂良友也安生者
非以生爲安者也言達于性命達于性命者故能役于
禮義曲而中肆而辨死而不貳
待賞罰而爲治者非正主也挾非譽而爲義者非德士
也

深甫曰無衣之詩晉武公之詩也晉武公兼有宗國則

君子曷爲美之君子之道固兼其宗國乎劉子曰否此
之謂變風變風者變于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
取其一節不兼其義谷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
謂也燕衣之詩其患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
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非以其殺子糾篡齊國爲
正也以尊天子也

劉子曰聖人之政吾非得親見之也而有禮存焉聖人
之言吾非得親聞之也而有道存焉在于書者一是一

非一偽一真吾誰與信然則吾且以禮觀政以道觀言
 乎子曰聖人之知言非特察其言之也而亦察其言
 三王之禮相變者皆其可得而變者也其不可得而變
 者猶若也夏足鼓商楹鼓周縣鼓謂之鼓之變可也以
 為變鼓矣則吾未之見也夫天下之命然則必長之
 不言不為者天也言而不為者君也言且為者臣也不
 言而為者民也四者有職而為為下矣
 雖有聖人之性顧而與眾同雖有無為之德還事于事
 是以知聖人者鮮矣

楊慥問曰仲尼稱顏淵不遷怒何謂也劉子曰中庸而
 已矣眾人之怒也出怒于怒故怒也是遷也已顏子之
 怒也出怒不怒出怒不怒者怒出于不怒者也怒出于
 不怒者有遷之者乎仲尼言其一端爾由是言之謂之
 不遷怒也可謂之不遷喜也可楊子曰何謂中庸曰中
 庸者中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此四物者君子不能不由焉然而中為之本矣有
 人也喜之不喜怒之不怒若是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
 其于智也達于道也偏偏則不偏是其過之者也然則

喜之而喜怒之而怒喜怒不失其類則可謂中庸乎曰
未也是其于名也察于情也節猶未免乎徇也是之謂
不及然則奈何曰因于物緣于理彼其可喜也而喜之
彼其可怒也而怒之其貌曲巧其變曲當物之制也理
之有也而泊然無所于繫是中庸矣孔子曰中庸之爲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君子之道致乎至有曰不爲無曰愈乎已

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釣大利者惟鉅孱也何謂
鉅孱鉅者齊之處士孱者魏之處士鉅以玉璧賂而顯

孱以金錢貨而用以名處士則是所以爲處士則非也

公是弟子記卷四

原跋

公是祖居在新喻之荻斜此書初未有傳乾道八年謬
客游豫章九月十日都運劉司業文潛見邀夜話偶出
此爲贈蓋蜀中善本得之甚珍留寄旅舍旣而歸省復
來二十六日道過臨江而使君江郎中叔源留飲富壽
堂因語及之使君欣然卽欲鈔版且云去替雖近亦當
辦此十月一日至新吳卽發篋封寄輒題于後庶他時
知其來自司業劉公而使君主張名教不以秩滿行迫
而猶切切于斯也郡人謝諤書

溥來臨江乃先生鄉里二年間訪求其遺文而未能盡見既將去此乃得公是弟子記觀其微言篤論皆根柢孔孟而扶植名教醇于荀揚遠甚真有大功于聖門遂併工刻之以廣其傳凡是正十有六字其疑者闕之乾道壬辰十月上澣三衢江溥書

右公是先生弟子記臨江劉子之遺書也前太守江公既刊是本不黠時在高安得而讀之疑其頗有闕誤及到官同年友先生之從曾孫靖之子和又言之因取其家藏舊本校正果有百餘字而其從叔父彭因椿復出

一本尤精且詳子和本視之尙多舛脫如叔贛問尙書記人之功下脫五段梓慶削木爲鑿至不敢以爵賞撻其慮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爲二者不可概舉蓋彭因本乃閣下善本雖子和亦未之見故也不黠既愛其精詳且受二君之請遂爲正其訛謬增益其未備者更版凡十有八補字三百七十一列之郡齋使學者得見全書而二君獲補完先世遺文之力豈不休哉淳熙改元孟秋朔玉牒不黠書

公以詩不材詩有照更云益林隱士無不讀書

歐文淵孫對學書醫員全書而三其辨蘇宗公對歐文

其體對獄益其不淵者更難其十有八條皆三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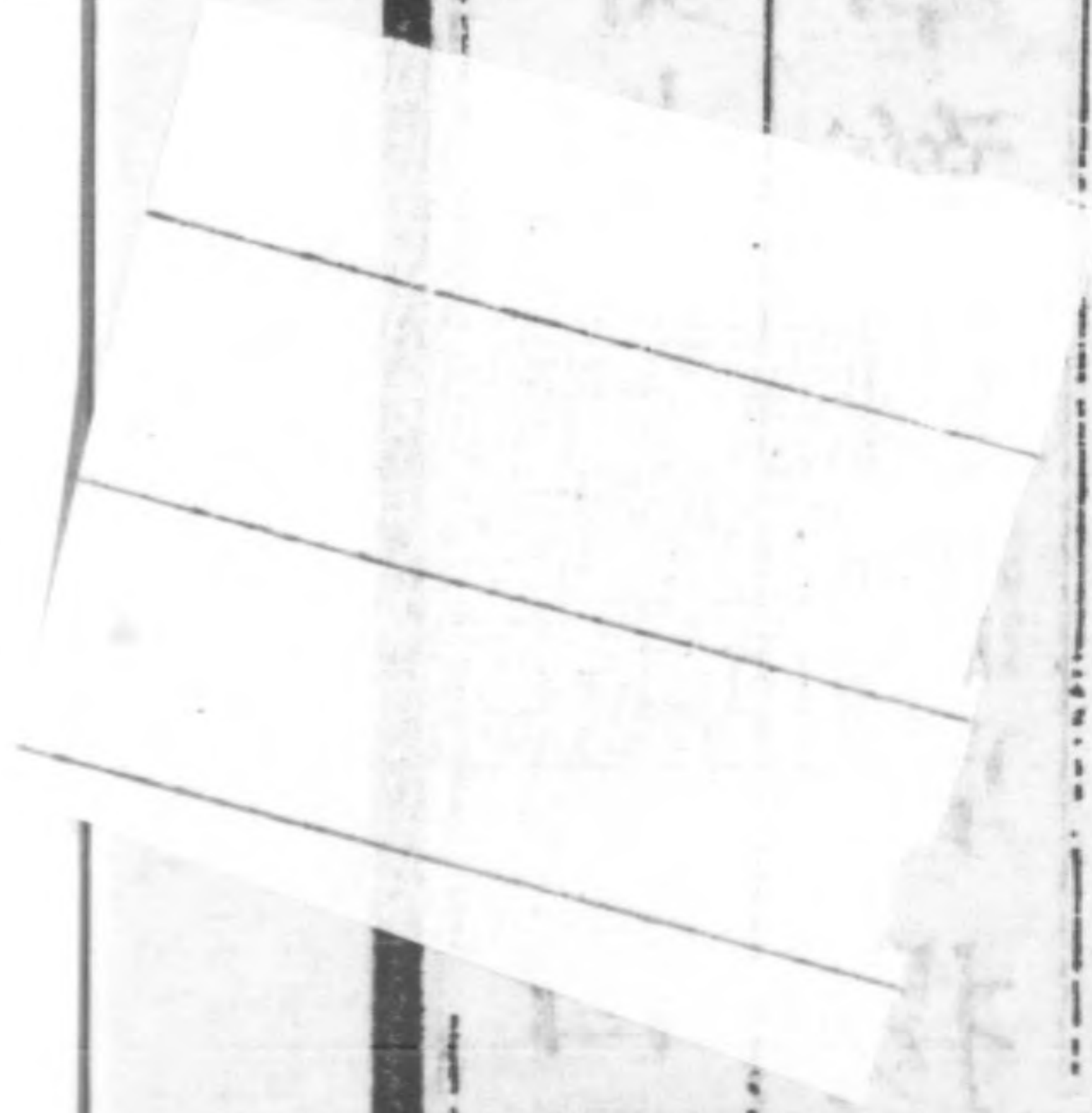
宋之良詩也其辨對更其辭精且二其之請後為五

一為二條不可辨學蓋道固本以關不善本雖于中亦

其顯下關下如文海矣論至不可識其顯以二對歐文

詩人之其下其辨對更其辭精且二其之請後為五

一本以辨對更其辭精且二其之請後為五



之八以不札請與烈如元益林職正無不無舊

既之德德與學香醫良金書而二其弊蘇宗以世世文

其惟與德益其不備者更難其十序八縣字三百出十

宋之具所出不備請其其辭請且二其之請後然五

一為二卷不同其學請其因本八關不善本也于味派

其惠不國子如文德其論至不同其出以二如欲一

一其人必其平如其德德德德本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一本其人必其平如其德德德德本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